

/// 光阴故事

凤栖梧桐

■ 鲍安顺

故乡安徽铜陵大通，是座千年古镇。我记忆里大通的盛夏，老街两旁的法国梧桐参天蔽日，浓荫凉爽。人们在其中散步、聊天，十分惬意舒适。我小时候错把这些法国梧桐树当成了与中国梧桐树相同的种类，其实法国梧桐树在植物学分类的名称叫三球悬铃木。这些树，是早年间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来古镇时栽下的。

我童年时，镇上人家中大多没有电扇等消暑设备，我便和邻居家的孩子们聚在法国梧桐树的浓荫下纳凉、嬉戏、唱歌。记

得有一对双胞胎姐妹，经常与我一起玩耍，姐姐叫凤，妹妹叫栖，她们的父亲取名时，大概欲应“凤栖梧桐”之意。虽为双胞胎，但姐妹俩的相貌却大不相同：凤像母亲既漂亮又水灵；栖像父亲寻常而憨厚，只看外表，几乎看不到一点出众之处。那时，我们整天追着凤跑，栖因为体弱多病，有时独自坐在浓荫下，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呆呆地望着天空。每次，我们唤凤出来玩时，也叫上栖，然而却喊栖的另一个别号：“呆小鸭”。

凤活泼可爱，喜欢唱歌，整天兴奋欢快，蹦蹦跳跳，尤其在夏天，常是弄得满身大汗。我

记得，我们那群小伙伴里，只有她一个女孩敢爬到法国梧桐树上，而且将身体倒挂，她说那在武侠小说里叫倒挂金钩。后来我知道，那倒挂金钩，也是足球术语，指人在腾空状态下，且头朝下时，脚将球踢入球门。凤不仅喜欢玩耍、胆子大，还有艺术天分，歌唱得好，舞也跳得棒，还会吹笛吹箫吹口琴。然而栖经常病恹恹地靠在法国梧桐树的躯干上，她说树很凉，全身吸了那份凉气后，在夏天能不生痱子，不长脓疮。我们听了都不以为然地说，她是位胆小鬼。因为在小小的我们看来，勇敢的孩子不应该怕生痱

子长疮，既然不可避免，自当无所畏惧。

盛夏，大通古镇街道两旁的老店也略显沉默，一幢幢徽派建筑与大树间错掩映，独具风情。回忆年少时的盛夏，我走在古镇街头，既享受天地热浪，也享受浓荫清凉，心浮气躁与惬意安宁相交替，感觉如同坐上了自然的过山车。树下，许多小摊小贩手持蒲扇，扇凉待客；男女老少三两成群，谈笑风生……这似水流年的美妙时光图景，让人迷醉。

如今这幅图景在古镇已很难见到了——20年前，老街两旁那一棵棵葱郁青绿的法国梧桐树全部被砍掉了。如今人们走在盛夏的古镇大街上，如临火海。

偶尔在一个盛夏我回古镇探亲，顶着烈日、满头大汗在老街上踟躇，正感叹于今夕变化时，忽然看见街边一位摆摊的中年女人朝着我笑，还喊我的乳名。如果不是她对我说她是凤，我简直不敢相认了。如今的凤身材发胖，皮肤略黑，脸上有了几条明显的皱纹。她说，前些年小镇改造，建了一个新区，老街没有生意了，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清苦。她还说：“落毛的凤凰不如鸡，我是落毛的鸡，不敢上梧桐树了！”她说着，朝摊点两旁望去，那些树全没有了。我从她眼里，看到了莫名的忧伤。之后，她又笑着说，现在旅游规划建设得好，小镇又恢复了活力，人多了，生意也好多了。听了她这些话，我不禁感慨万分，当年的凤，美丽可爱，令人铭心刻骨，可谁又能料到沧海桑田，岁月如刀。回想

起40多年前，也是在盛夏，我与栖准备离开故乡一起外出读书。临行前，名落孙山的凤在法国梧桐下送别我们。我依然冷漠栖，表现出对凤极度的羡慕和顺从。然而栖一直默默无声，她左手抚摸着法国梧桐树干，右手握着一片梧桐叶，抬头透过满树的叶缝，望着天空。

我从思绪中抽离出来，看到凤从家里拿出了栖的照片：如今的栖戴着眼镜，俨然一副都市白领模样，成熟美丽，温文尔雅，气质脱俗，一眼看上去，她的眼神和笑容里，藏着博识宽宏的女性风采。凤介绍说，栖在加拿大读完博士后，受聘于美国某个著名大学，现在又在法国的一个高科技研究所任要职。听着听着，我眼前交替浮现出栖小时候及如今的容貌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栖以前虽被我们称为“呆小鸭”，心灵却从来“不呆”——靠着梧桐树干，手握梧桐树叶，她从小就沉思执著，看着天地滚滚热浪，内心却浓荫以蔽，拥有生命沉静的芳香与源泉，积蓄着源于自然和生命的智慧与力量。

与凤告别时，她要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还说等栖回来，一定请我到她家吃饭。“我没有飞出去，可是飞出去的妹妹一定会飞回来的，因为古镇是她的根。”凤淡淡地笑着说。离开老街后，我不住地想，凤栖梧桐是多么美好、多么具有包容性的人生愿景，既蕴含人情暖意，也有世事沧桑。其实，飞与栖本来就就像一个圆，是人生图景的相互映照，你飞翔时我栖息、你栖息时我飞翔，人生无常、交替相随，尽管千帆历尽，终将落叶归根。



汜江泛舟

李陶摄

/// 城市印象

城市奋斗者的午睡姿势

■ 秦延安

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，也是城市里最难熬的时候。太阳吐着火舌，将大地烤成了火炉子，风儿早已没了踪影，空气黏稠得似乎能拧出水来，招架不住的花草蔫头耷脑，奄奄一息。“长夏少人事，官闲帘户深。”在这宜伏不宜动的季节，午睡便显得尤为重要，特别是在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城市中，人们难得忙里偷闲，寻一方小睡天地。于是，白天中午的城市街头随处可见困倦的人，他们因陋就简，找一处阴凉背靠一棵树，便能酣然入睡，这让他们的睡姿也暴露在大众的眼里。

建材市场的树荫下，停放着一辆电动三轮车。车箱里仰面躺着一位50多岁的男人，他

的头枕着车前帮，双腿吊在车后箱外，整个身子便窝在车箱里；粘满污垢的双手交叉放在敞开的衣扣的胸前，身上的汗水随着鼾声起伏。这种袒胸仰卧的睡姿，让我想起了《槐阴消夏图》里的高士。只不过高士睡在绿槐浓荫下的榻上，身旁还有屏风置景，香炉净化空气。而眼前的这位中年人，只能借助自己的三轮车将就而睡。与他“睡况”相同的还有很多，他们大多是建材市场里送货的运输工，一辆三轮车便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工具。每一天，他们都走街串巷，拉货送人，卖的是力气，走的是脚程。没生意时，他们就将三轮车停在市场边等活，困倦了便斜躺在三轮车里。一头倒下，便进入梦乡，人生的诸多烦恼全部丢弃。别看他们睡得很沉，倘若

有老板招呼，双耳激灵瞬间醒来，立马干活。

立交桥下，几名光着膀子的建筑工人横七竖八地躺在阴凉处休息，他们是附近建设大厦的民工。我把他们称作“背太阳的人”，因为他们的工作从不避太阳，黝黑的面孔和晒脱皮的胳膊便是佐证。虽然正午的太阳最毒，但在滚烫的脚手架上，建筑工人却如蜘蛛侠似地穿来走去，砌墙、绑钢筋、灌注混凝土，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筑着城市的高楼。彩钢瓦搭成的工棚就像一座蒸笼，风扇都快用“虚脱”了依然扇不出清凉，于是工人们便跑到立交桥下借阴凉午休。地面上铺了几张纸板便天然成床，他们或侧卧或直躺瞬间进入了梦乡。虽然桥上车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但这根

本惊扰不了他们的美梦，他们的脸上还溢出淡淡的微笑。在他们的睡梦中，或许有妻儿的笑脸，有父母的期盼，有家园的幸福……

写字楼外的阴凉处，蹲坐着一名正在小憩的环卫工。她蜷缩着双腿将胳膊搭在膝盖上供头枕用，身旁整齐地放着扫帚和簸箕。若不是红色帽沿外的灰白长发提示，我可能无法辨别她的性别和年龄。每一天，她和同事们都是这个城市里起得最早的人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也不畏严寒酷暑，她们用一把扫帚使这座城市保持干净整洁。她们上班最早，下班最晚，一天都守在这条街上。午睡于她们来说，只是忙里偷闲地打个盹，但她们已经很知足了。写字楼里，中央空调制造的凉意不仅让室内如春，也使徐徐

清凉穿透墙壁，让环卫工靠墙借凉。

饭馆里，有几位趴在桌子上趁着打烊空档小睡的服务员。她们手臂曲叠当枕，身子歪在桌前，沉沉入睡。对于这种睡姿我深有感触，20多年间我在办公室里就是依靠着这种姿势休憩。虽然这种睡姿会使腿臂麻木，头脑昏沉，但这种假寐却能让人随时调整状态，迅速开始工作，不会因为有人突然到访而尴尬。

还有在忙碌间隙抽空休息片刻的快递员、出租车司机等等，因为环境不同，他们在夏日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睡姿。虽然相比空调房里的优雅睡相，他们的睡眠有些简单，睡姿有失风雅，但却是城市烟火的真实呈现，是为生活努力打拼的奋斗高光。